

炳公老師在臺建社弘化史實



兼述老師與我的因緣

具各競試。由歐公率而本氏慕文雅，嘉祐頒獎至本氏。至寶合蘇蘇臻品又遞升計出群儒賢賤。至大良間五左育章叢大相善遇。此時鳳山、高雄、大嵙山等處聞訊，咸來邀請，爲滿其願，於十六日到鳳山，十七日到高雄，十八日至大嵙山，利用白天空隙前往弘法，十九日返台中。

四十三年十月起，蓮社新創兒童德育週，每週日舉行一次，由池慧霖、廖玉嬌等居士發心領導。

四十三年十一月廿六日炳公老師應棲蓮精舍之請，前往講經一週，桃園蓮友聞悉，復邀請炳公每晚在桃園市區講經，並於同日開始，於是日夜兩場，編者隨行。

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總理戴維斯、副總理容克、大臣莫西公等，
十一、台中蓮社初傳歸戒，**要**，龍音無不嬉喜稱贊。

四十四年六月十七日起首次傳三皈五戒菩薩戒，恭請斌宗老法師爲得戒和尚，懺雲、淨念兩法師爲羯摩、教授和尚並講在室

律儀，會性法師開堂並教習威儀。受三皈者一五八名，五戒二百名，菩薩戒四十三名。從此，受菩薩戒者，每半月布薩誦戒一次。

十四年六月七日中佛會理事長章嘉大師出巡各地，歷時二十五天，抵台中是在六月廿五日，曾蒞臨本刊訪問，炳公老師亦隨大師至台南及豐原等地協助宏法工作，代表大師講演數次。

律儀，會性法師開堂並教習威儀。受三皈者一五八名，五戒二百名，菩薩戒四十三名。從此，受菩薩戒者，每半月布薩誦戒一次。

十四年六月七日中佛會理事長章嘉大師出巡各地，歷時二十五天，抵台中是在六月廿五日，曾蒞臨本刊訪問，炳公老師亦隨大師至台南及豐原等地協助宏法工作，代表大師講演數次。

朱斐

十二、助印大藏經破預約記錄

中華佛教文化館影印大藏經委員會，組團環島宣傳預約，由南亭老法師率團於四十四年九月十七日自臺北出發，先至東部再至南部各縣市，再至中部各地，於十月十二日抵達台中市，由台中蓮社及本刊積極籌備，租借家職學校大禮堂，舉行講演歌詠大會，團長南亭老法師及星雲法師講演佛法，宜蘭、台中兩地佛教女青年表演歌詠鋼琴獨奏等，並在靈山寺應台中蓮社全體蓮友之公宴，席間由炳公老師首先訂藏一部並介紹勸訂藏經，與會者二時即席認訂者，共得四十餘部，破各地團體預約之最高紀錄。

四十四年十二月八日，本刊第卅七期起，炳公老師每期除了佛學答問外，並增撰短篇「卷首語」，刊於目錄頁之上首，為衆生之心理病態把脈，對證下藥，精闢扼要，讀者無不歡喜稱讚。

四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桃園佛教蓮社落成，該社為炳公老

師一手提携組成，由前台中第一銀行經理簡國垣居士（桃園人）發起籌建，開幕時特聘炳公老師為名譽社長，並恭請章嘉大師親臨主持典禮，中市蓮友於落成前六日間，每晚由炳公派學生來此講演佛法，中年者如陳進德、許炎墩、林看治、周慧德、呂正涼、鄧明香、青年者如張玉燕、賴玉釵、林秀煌、許俊傑、王燭如等，每晚均由筆者放映彩色幻燈助興。

十三、第一個佛教圖書館的成立

四十五年三月間台中蓮友籌劃創辦佛教圖書館及講堂，因蓮社講堂已不敷容納擁擠的聽眾，此事由中慧班女青年首先發起義賣各種縫級品及紙花捐出作為經費。至六月間正式有章嘉大師等具名發起。由炳公老師在本刊為文呼籲，籌備處設在本刊。至四十六年五月間已在柳川西路購下一廠房，價值四十五萬元，已募得二十餘萬元尚不足二十萬。筆者自泰國歸來，攜返各僑社贈送佛像多尊，義賣得二千三百七十元全部捐出。至八月間奉教育部核准成立，並正式命名為「私立慈光圖書館」，成立董事會，李炳南、周邦道、劉汝浩、許克綏、陳進德、德欽、張正心、許炎墩、賴天生、朱斐、黃火朝、徐灶生、張佩環、林看治、朱炎煌等十五人為首屆董事，成立財團法人，公推炳公為首任董事長，炳公老師兼任。藏書計有大藏經六部，法寶總目錄二部，其他綾裝本八八七卷，洋裝本二九〇二卷，另有佛學辭典七部，太虛全書一部，一般學術書有二十五史、通鑑、十三經諸子集等，全部共約一萬冊。該館附設慈光托兒所於八月一日開學。開幕日起舉辦佛學講演五天，遊藝晚會一天，每日參加者約六百人，此為我國私立圖書館之正式批准成立者之第一所。館長李炳南於揭幕後，

兩個週三晚間作通俗演講，第三個週三（六月十八日）起，由炳公開講「佛說尸迦羅越六方禮經」。

十四、第一個佛教孤兒院的設立

慈光圖書館於四十八年更籌備附設一孤兒院，於五月間獲准成立，第一次董事會於四月廿五日召開，出席董事李炳南、朱斐、許克綏、陳進德、德欽、賴天生、林淵泉、朱炎煌、黃火朝、林張闡、徐林冬柑、周邦道、郭阿花、廖一辛、張佩環、林看治等。會中決議定名為台中市私立慈光圖書館附設慈光育幼院，創辦人提名李炳南為董事長，院址已有許克綏獻出私產土地一百數十坪，房屋六幢。後因蓮友爭相捐地，而許克綏捐出之地，因環境煩囂，決定售出後改捐現金。有任教家職之李綉鶯居士自動要求將其自宅之空地一百餘坪願捐獻作為院址，再在其空地貼鄰以許氏捐獻之售屋現金購建地六百五十坪，合共七百七十坪，作為育幼院用地。董事長李炳南，聘許炎墩為院長、李綉鶯為副院長。因受八七水災影響，延至四十九年二月底，始成立籌建委員會，聘李炳南、許克綏、陳進德、賴天生、黃火朝、朱斐、廖一辛等為籌建委員，本刊代收捐款。七月七日開始動工，於五十年六月一日落成，經筆者向泰國華僑廖振祥居士募得二尺高銅佛像一尊，委托杭立武大使代為空運請回。以後每年佛誕節台中蓮友抬着佛像遊行的就是這一尊銅佛。董事會規定認養兒童費用每月一百五十元，一時認養者頗不少數。開幕典禮由社會處長傅雲剪綵。參觀者千餘人。該院共佔地九百卅二坪，第一期工程建坪四〇坪，工程費五十八萬，均由海內外佛教徒捐獻，內含省府補助費四萬元。

七五、千人戒會盛況空前

台中蓮社成立十週年，舉辦居家千人戒會，由許炎墩居士出資假慈光圖書館舉行，求三皈、五戒、菩薩戒者竟達一千二百七十八名之多，戒費免收，法緣殊勝，創本省佛教史上空前記錄，

尤其難得的是五位戒師（證蓮老和尚、隆泉、靈源、戒德、宏慈等法師）也將供養的紅包一萬元捐出作爲福利孤兒的功德。這是炳公老師在台舉辦最盛大的一次戒會，三皈及五戒分兩批進行。

學提出的許多問題。後來復利用暑假寒假舉辦明倫講座，擴大接引大專青年學佛。

十六、兩度引退鼓勵後進

慈光圖書館第一屆館長任期兩年屆滿，炳公老師引退，爲鼓勵後進，經董事會聘請由陳進德任第二屆館長。

四十九年十二月八日本刊九十七期出了一次「印光大師生西二十週年紀念專號」，炳公老師提供了民國二十四至二十五年間

印祖之親筆來函七封，加上炳公老師親筆書跋，一併製版刊出，使專輯增光。

家母譚太夫人於五十年二月九日在滬壽終生西，炳公恩師召集台中蓮社等六單位，在慈光圖書館設靈堂舉行公祭。節餘奠儀五千二百七十七元，除放生百元，餘半數印經結緣、半數捐慈光教育幼院。

十七、接引大專青年開辦慈光講座

自周宣德居士首在台大成立佛學社團後，位於台中之省立農學院（現已改爲國立中興大學）經周邦道、許祖成兩教授提倡、發起組織智海學社，炳公老師全力支持，於五十年三月十八日正式成立，創辦人爲該校研究生侯家駒，首任社長王國元。

慈光圖書館爲了輔導大專青年學佛，自五月六日起新闢慈光

炳公老師於五十年底前，又分別辭去台中蓮社、慈光圖書館、慈光育幼院等三機構董事長，以便專心教學及講經。雖然，辭去虛名，而實際仍負起了教化的重任，以退爲進也歟！

本刊於五十一年開始編集炳公老師十二年來全部佛學問答分十二大類編輯，六月出版，共集問答二千六百六十三則。

十九、中興新村初傳法音

省府遷中興新村後，省府各單位同人，成立中興佛社，五十年七月十日該社法務組長楊青藜居士致函筆者，洽請炳公老師前往講演佛法，師慈悲允於每週二晚間前往講兩小時，作有系統的介紹佛法之概要，首次在中興會堂舉行，後改借第二國校或第一國校，每次聽衆約百餘人，均係省府各廳處公務員及其眷屬。後即成立中興佛社。

炳公老師的舊詩，意境甚高。他的「雪廬詩集」交本刊自五十一至五十二零期起連載。首篇爲「燹餘稿」，皆四十年來所積詩稿也。炳公老師所寫的佛教歌詞亦不少，經商得名作曲家李明訓、呂泉生等加五線譜後在本刊一一九期起陸續發表。

二〇、教部頒獎謝絕慶功

教育部以炳公老師十餘年來在台中推行社教頗著成效，經地方首長呈報，決予嘉獎，乃於五十一年度社教運動週開幕典禮上在台北中山堂由教育部長黃季陸舉行頒獎典禮，同時受獎者尚有趙麗蓮，郝更生、陳致平等三人，惟炳公因事前未聞不及阻擋，待中央日報刊出消息始悉，除對政府德意表示感謝外，派圖書館職員北上代表領獎，對其他蓮友等慶功之舉一概謝絕，北部友好

聞訊紛紛來函詢問炳公北上日期準備歡迎，亦均一一婉謝。

廿一、台灣第一個佛教醫院

爲發揚佛陀濟世利人精神，本刊試創佛教醫院，擬先設立一小型佛教醫院，命名爲「佛教菩提醫院」，五十一年底組織了一董事會，除創辦人李炳南、朱斐，黃雪銀三人爲當然董事外，加聘于凌波、林看治、林進蘭、張慶祝、呂正涼、林慧繁、池慧霖、周慧德、李綉鶯、鄧明香等居士爲董事。並推舉林看治爲常務董事兼董事長，朱斐、黃雪銀爲常務董事。試辦期間二年，聘于凌波醫師爲院長，暫時租用台中市台中路廿六號黃常董雪銀之住宅爲院址，試辦倘有成效，再另覓地籌建院址。此一小型佛教菩提醫院於五十二年九月五日開幕。一般貧民及佛門四衆生活困難者均予以施診，醫藥費全免，台中蓮友或本刊讀者均可享受八折優待。

廿二、海內外響應掀起了捐建熱潮

台北周宣德居士聞訊台中將籌建菩提醫院，立即撰寫一文：「爲籌建佛教菩提醫院而呼籲」在本刊一二五期發表，文中提出幾項募款具體辦法，並且首先以分期付款方式認捐一間單人病房以紀念其師智光上人。炳公老師與筆者亦合捐一間以紀念印光祖師。各董事分別響應。因此即照周居士建議者：單人房三坪（每坪四千元）爲一萬二千元，雙人房四坪爲一萬六千元。普通房按坪數比率增加。可一次或分兩年期付款，使一般人均有能力發心捐獻，可合捐或獨捐，可以紀念之對象命名。海外僑胞以加拿大居士首先響應，除了獨捐一間紀念虛雲上人外，更以五萬元捐建西方室一間，以備爲病人助念生西之用。尤其難能可貴的本刊檀香山讀者李伍春華、林李傳新等居士經手勸募病房達十

香港明常和尚等均紛紛認捐病房。連越南的壽治和尚也來函捐建一間，海外教友一時掀起了捐建菩提醫院之熱潮。馬尼拉瑞今長老更以壽儀移捐大病房一間。加上國內佛教徒，台中蓮友的熱烈捐獻，紀念病房至五十三年已達八十間之多，乃在中市南門外內新村購地三千坪，開始動土興工。

廿三、三位法師捐建太虛紀念館

當代佛學權威印順大師忽來本刊訪問，說明他老與演培、續明等諸法師，爲了紀念太虛大師，擬在菩提醫院內建一「太虛紀念館」，建築費五十萬元由三位法師籌集，紀念館樓上供奉太虛大師畫像，同時可供佛像，作爲大殿或講堂，以供住院病人作早晚課誦之用，樓下則供辦公或宿舍之用。當時炳公老師即賃屋住在此處，樓上打通，前樓爲炳公住房，後樓爲本刊辦公，當即請炳公過來，接受了此一建議，並深深感謝法師們的義舉。至五月底止捐建病房已超過百間，不得不呼籲改捐建地。是年八月卅一日舉行動土。翌年（五四）四月八日佛誕節正式興工建築，太虛紀念館亦在是年七月動土，十月中旬開始興建，十一月世界華僧大會在台開幕，會後華僧代表蒞中，亦會到正在建築中的菩提醫院參觀。此十三層醫療大樓於五十五年二月二十日全部工竣，爲時八個月，終於完成。於是積極籌備內部設施，及醫務人員之聘請，難得于凌波兄的讓賢，推薦了曾任內政部衛生司長王祖祥碩士爲院長，崔玉衡爲副院長，于凌波則屈居爲副院長。於七月九日正式開幕。內政部長徐慶鐘蒞臨剪綵揭幕。本刊借此開幕機會在太虛紀念館內，展出佛陀舍利及各國佛像並圖片。

廿四、全面引退我亦追隨

由於成立財團法人，改組爲台灣省私立菩提救濟院附設醫院。成立後，聘徐灶生居士爲救濟院長，徐氏爲中市人，曾任台中、馬奕祥居士、新加坡的林達堅、達賢等大德、菲律賓的傅貫法師、李秋庵居士、馬來亞的勝進長老、鄭真如居士、竺摩法師、

館、育幼院等董事及救濟院董事長、本刊社長諸職。慰留無効，本人亦追隨老師辭去各機構職，俾專心辦刊。苦院董事會乃加強陣容局部改組，聘周邦道、董正之等為董事，又推選周邦道為董事長。將展開該院第二部門安老所之籌建業務。新董事會於十五日就職。安老所於十月卅日由創辦人李炳南主持動土。安老所長聘張王彩雲女士擔任並負責籌備。

院中所建太虛紀念館則於十二月二日落成，印順老法師親臨剪綵，演培法師主持典禮。西方室改名「聖蓮室」亦同時落成。紀念館樓下作為救濟院辦公之用。

五十六年九月三日第一屆董事任滿，第二屆加聘趙茂林等幾位董事，仍由周邦道蟬聯董事長。因醫院業務經營維艱，一度呈現困境，前任院長副院長相繼辭職，不得不暫停營業，乃於五十七年五月一日起改組，另聘留德胸腔外科專門陳江水醫師為院長負責醫務，徐林冬柑女士為副院長負責行政，醫院赤字由創辦人炳公老師設法籌足彌補。院務漸有轉佳趨勢。炳公老師雖然只負創辦人名義（後來連創辦人也讓給了周邦道居士），但事實上為菩院典賣私產、料理債務百餘萬元，這比擔任任何名義還辛苦，因為心理上的負擔更重。一直到財務委員會成立，醫院方面雖然去沒有注意蓮社的成立和落成，都在十二月初七，這天正是他的生日。他老人家從來沒有說過，後來有人拿他的身份證去辦戶口才知道這天是他的生日。他是追隨至聖先師奉祀官孔德成先生隻身來台任主任秘書職，曾自喻為「孔子門前賣文章」。每月薪金全都在佛教上，他在法華寺、靈山寺講經說法，不但不收任何人供養，還要供養寺裏，寺裏有什麼活動，他都第一個拿錢出功德。到外面去講經也都一樣，有一次為他譯語的劉居士接受了某寺的供養，他設法把紅包退還，自己掏腰包如數送給譯者。以後出外講經盡量找自己的學生譯語，絕對不准接受紅包。他見到比丘、比丘尼都頂禮，即使是剃了頭穿了僧服的小沙彌，也一樣恭敬禮拜。後來在中興大學教書，把鐘點費幾乎都捐給學校裏，作為獎學或學生福利的用途。年屆八十後，好多次要辭去奉祀官的職務，但以物色繼任人的不易，仍由炳公代理，每天還要上半天的班，代理期間，不肯再支薪，直到找到繼任的人時。不過聽說孔先生都為他儲存起來，也許這就是他身後的遺產吧！

以上是炳公老師早期來台二十年間的弘法建設各機構的經過，這些資料，除了本刊老讀者，很少人知，我費了半個月時間從本刊上摘出，至於近十幾年的資料，也許大家都親自見聞過，爲了省些篇幅，不再在此贅述了。

廿五、我的感想和回憶

綜觀炳公老師開創道場、事業之艱苦，他個人的生活又極簡

單，每天的食物，晨、午兩餐，一個饅頭一菜一湯而已！他不吃水菓，唯一的享受是喝茶。穿的方面一襲布衣（長衫）、或中山裝，從來沒有穿過西裝。住的地方，起初住在復興路奉祀官府的日式住宅、外面一間八疊榻榻米是辦公室，裏面就是他老人家六疊的臥室，早晚地鋪沒有床。後來租了和平街本刊貼鄰的二樓，有十六疊榻榻米，畧升一級，騎樓作佛堂，八疊會客，八疊作臥室，加了一張床，算是大享受了。後又搬到正氣街平房，去了榻榻米，有會客室一小間，佛堂半間、臥室一間，外面把走廊隔成一間作為置放贈書和侍者鄭居士的辦公室。早期交通都是步行，到法華寺義診、講經，到靈山寺講經、打七，到蓮社都是步行，後來路遠一點有人送了一部三輪車，只在上慈光圖書館講經時用以代步。近年八十歲以後，鄭勝陽居士有一輛小汽車，才為他作司機，總算不用走路了。其實他老人家走起路來，身輕如燕，健步如飛，我跟他一同走時，常常要加快步伐，否則會跟不上。我們同在臺中車站外過天橋時，只聽他腳跟着地，走在木板橋上，咚咚有聲，稍一分神我已落在後面了。他從來不做生日，我們過去沒有注意蓮社的成立和落成，都在十二月初七，這天正是他的生日。他老人家從來沒有說過，後來有人拿他的身份證去辦戶口才知道這天是他的生日。他是追隨至聖先師奉祀官孔德成先生隻身來台任主任秘書職，曾自喻為「孔子門前賣文章」。每月薪金全都在佛教上，他在法華寺、靈山寺講經說法，不但不收任何人供養，還要供養寺裏，寺裏有什麼活動，他都第一個拿錢出功德。到外面去講經也都一樣，有一次為他譯語的劉居士接受了某寺的供養，他設法把紅包退還，自己掏腰包如數送給譯者。以後出外講經盡量找自己的學生譯語，絕對不准接受紅包。他見到比丘、比丘尼都頂禮，即使是剃了頭穿了僧服的小沙彌，也一樣恭敬禮拜。後來在中興大學教書，把鐘點費幾乎都捐給學校裏，作為獎學或學生福利的用途。年屆八十後，好多次要辭去奉祀官的職務，但以物色繼任人的不易，仍由炳公代理，每天還要上半天的班，代理期間，不肯再支薪，直到找到繼任的人時。不過聽說孔先生都為他儲存起來，也許這就是他身後的遺產吧！

他爲人慷慨，不論錢財或衣物，頗有慈航老人的作風，隨手施捨，毫不慳吝。過年過節，一再強調不准學生送禮，但是一些蓮友們，仍不免大包小包的送去，每次過節，害他忙於送回禮物，也苦了侍師的學生爲他跑腿。他把張三的禮物轉送李四，又把李四的轉送給趙五，有時太多了不免弄錯，把張三的又回籠誤送出去。真是傷透腦筋。我與內人，每到除夕夜，視師爲親人，都去老師那裏辭歲，我倆各送上一個紅包，他要打開查看，不得超過十元，（過去是一元，最近改爲百元）等過了年，寄來一張收條，已替你印經或者做了什麼功德。他自己還是沒有收你的供養。

我們師生之間，也會有過意見相左的時候，這就是爲了菩提醫院。他要功成身退，辭去董事長職，我以時機未熟不能同意，他却堅持，我只好學他一樣引退。結果弄得雙方都很尷尬！我祇好北上找周慶光、董正之、趙茂林等諸公，在周府向他們三位師兄磕頭，請他們出來收拾僵局。我們師生之間，因此而稍爲疏遠，但我每逢年節仍待以師禮。也許，我當時想法不對，原應該順師意的。但我也是一根腸子通到底的人，沒有想得那麼複雜，忘了他「以退爲進」的習氣。總之，一旦共事一樁事業，難免意見上便有出入，這就要傷感情了。如今想起來又怎能不揮痛淚呢！

回憶當初追隨老師聽經聞法，學佛求道，這是我這一生中的一樁勝緣。他老一向都很接受我的建議，如蓮社的種種設施，圖書館的成立，育幼院的構想，我無不參與意見和計劃，凡是我出的點子，老師莫不欣然接受。我也非常尊重老師的意見，他一向認爲我們播遷來台，應爲台省同胞多樹立一些規範，將來我們要回大陸，也好交給他們自己去做，（想不到我們都將老死台灣，一歎！）所以無論蓮社及各機構的常務董事，多讓給本省同修，他只出任第一屆的首席職位，任滿即退。但只從旁負起指導責任，如果不接受他的指導時，他也毫不留戀的予以放棄。因此，在這許多機構中，仍不免有許多不如意的事發生。這也是凡夫世間

所難避免的，但近年來已大爲改善，因爲部分機構都改由下一代的青年人負責，年輕人比較單純，老師從旁指導都能接受，如果後能全部讓青年一代去做，也許會更好些。

如這次治喪委員會，老一輩的只掛一個名義，實際上做事的都是年輕的一代。他們深受老師的熏陶，處事有條不紊，謙虛有禮，這是非常難得的。當然老一輩的如蔣俊義、周家麟、徐醒民等諸師兄，他們經驗、學識都比較豐富，如果雙方合作無間，自然更爲理想了。

師生西後，很多人問我：「李炳老往生後，您們台中佛教蓮社和一些聯體機構，由誰來繼任負責呢？」我的答覆是：「老師早在多年前分派了各機構的負責人，他自己只是擔任導師的名義，現在各單位照常，只是少了一位導師而已。」釋迦佛示寂後，已不再有釋迦第二人；慈航老人圓寂後，也找不到第二個慈老；李老師往生後，自然也很難找到第二個李老師了。但是他們都留下了他們的一套軌範，我們做弟子的只要能保得住這套軌範，他們的精神便常住不滅。

若說台中蓮社女子宏法團，那時有誰不知李老師門下十大弟子，她們是：呂正涼、林看治、林慧繁、周慧德、池慧霖、蕭慧心、張慶祝、林進蘭、黃雪銀、鄧明香等，她們老人義結金蘭，又稱爲十姊妹。她們十人，在炳公老師教導下，都會在蓮社輪流講經。大姐呂正涼已先往西方。二姐林看治，屢次遠飛台東說法度眾；還在本刊寫下「念佛感應見聞記」風靡海內外讀者，本刊放棄版權，大家爭相翻印，流通不下數十萬本。林慧繁是三姐，與大姊等遠赴玉井糖廠等地宏法，四姐周慧德原籍桃園，在桃園也有她的宏法道場；五姊池慧霖，更是希有難得，她過去目不識丁，自從隨師學佛啓發智慧後，不但能背誦經典，而且長於辯才，也成爲一員宏法大將。蕭慧心是六姐，她遠征台北，講演佛法，組念佛班，如虔誠念佛發心布施的詹金枝居士就是她接引入佛的。七姐和八姐是張慶祝和林進蘭，她們分別在鹿港、后里有她們

組成的宏法道場。九姊黃雪銀，與大國文系畢業，學問最好；最少的就是我內人鄧明香，她也濫竽充數；敬陪末席，但她無論讀書求學，念佛持咒，都有一股傻勁，肯埋頭苦幹！寫過幾篇講稿和普賢行願品，曾在早期本刊發表，只是拾人牙慧之作，不意被馬來西亞怡保勝進長老中意，把她的「徑中徑又徑」講稿印成小冊分贈各方，等寄來本刊方知。後又來函徵求同意，擬將普賢行願品講稿印書，經我請示老師認為年輕人作品尚未成熟，暫時不宜出版，乃去函婉辭。

她們十人各有所長，大姐呂正涼去世後，由李綉鶯居士加入，她在家職任教，後來出家，不久也與世長辭。至今又有一位張甜補入，她年齡最小，我內人排行提升一級，成為九姐。但世事無常，如今女子宏法團各位健將，都是六、七十歲的人了，她們從中年進入老境，其中以林看治念佛功夫最好，晚不倒單，求生西方之心最切，將來往生必定有分。林慧繁隨子女赴美定居。林進蘭幹勁十足，如今已是菩提仁愛之家的常務董事，內子執教東峯國中，拿了薪水儲充退休後的修行資糧，再過三年就要退休了。

長江後浪推前浪，如今已是年輕一代的天下了。蓮社社長王爍如居士，台中師範畢業，是呂佛庭居士的學生，他在求學時代，就由佛庭兄介紹為本刊畫各種插圖。王居士今在國中任教，為人忠厚誠實，為炳公老師賞識。他如陳雍澤、李榮輝、謝嘉峯、簡金武、吳碧霞、連淑美、鄭勝陽等俱是各大專院校的高才生（恕我記憶力差，對年輕一代的名字無法一一列出），他們都分別擔當起各聯體機構的職務，或專職或兼任，認真學習努力以赴，

老師一生中雖然教從唯識，禪淨密法都修學過，但弘揚則獨主淨土一宗，為什麼？因為學禪學密都要有名師指點，今日又向萬太太等每週輪流供養一次外，餘由內子負責。等於自己家裏長輩一樣，我岳母也住在我家，我內人派她的工作，祇有念佛。每天拿了念珠，可以念上二萬多聲佛號，禮佛四十八拜。臨命終時，稍有障礙，幸而老師就在隔壁，連忙請他過來，（下轉第22頁）

那裏去找名師呢？而念佛一宗無師自通，不會出岔錯。所以他不主張禪淨雙修或淨密兼修，喻如腳踏兩頭船不可取者。但又為什麼他自己却除了念佛以外，同時修習密法呢？這未嘗不是他老人家的苦心，眼看今日台灣密教之複雜，傳承之不實，雖然這幾年來，許多正統的藏密佛爺頻頻來台，但他們如過往雲烟，不能常川駐守，反而給一些自稱上師的人有機可乘，所以他不主張學生修密法，但他最後一次在慈光圖書館講經時，却一再強調，任何一法都可以修學，所謂「法無定法」，只要能「淨念相繼」，便可有所成就。我認為這「淨念相繼」在淨土宗是一心不亂，在禪爲定，在密就是三密相應。這是炳公老師最後說法的大融通，與他過去的說法，並無相背。這是原則，行起來就要隨機緣而應變了。我人自己要有主張，要有正知正見。本來禪淨律密，任何一法都是釋迦老子所說，不能有所歧視；但傳法的人，龍蛇混雜，就要憑我們的智慧去辨別了。

老師早年在各處道場每次講演或佛七開示，均預列講表，用毛筆小字繕寫在卷，每卷列有目錄，這樣的共有二十一卷，他把它裝在一個紙盒中，上面親筆寫了「時英弟紀念」五字，贈送給我。我早準備把它分類影印成冊，以限於時間，僅已做好有關佛七的開示部分將先行出版，由於這些都是老師親筆所書，我把它視為至寶。將來自費影印，分送有緣，老師贈給內人的是兩本舊相簿，內有一張來台以前在重慶歌樂山蓮社講心經的紀念照片尤爲珍貴，這次追念炳公老師特輯的畫頁中，用以選刊，是最有價值的紀念品。

回想起老師住在和平街我家隔壁時，樓上打通，飲食除蓮友萬太太等每週輪流供養一次外，餘由內子負責。等於自己家裏長輩一樣，我岳母也住在我家，我內人派她的工作，祇有念佛。每天拿了念珠，可以念上二萬多聲佛號，禮佛四十八拜。臨命終時，稍有障礙，幸而老師就在隔壁，連忙請他過來，（下轉第22頁）

， 在這六齋日中，過着出家的清淨生活，參加聆聽出家僧衆的說法。

如前述這樣嚴格的謹守戒法，與婆羅門教及其他民間風習相較，佛教的戒法並非相矛盾，並且不造成妨礙，因為在家佛教居士的條件，可說是較隨意而相當任性的，不拘重於形式而注重於精神方面的，這一點與佛教同時的耆那教的在家信衆，必須遵守五小誓、三補誓、四學誓的十二法，並且在職業的日常生活也有嚴格規定，另婆羅門教的家庭，在每天都必須祭祀祈禱的生活相較，在各地方都容易受歡迎而易於傳播。此外佛教也因婆羅門教的階級制度與社會生活的嚴格規定情形，而不容易在他們所據有的地盤發展。

例如以在哥沙拉國的首都舍衛城的佛教情形來說，舍衛城是釋迦牟尼佛時代，在印度稱的上最大的都會區，而城的中心地帶的巨富給孤獨長者（須達長者）首先歸依佛教，並在城郊興建祇園精舍，邀請佛陀與僧團來向當地城區的民衆說法，因此佛教的信衆人數不斷的增加，從波斯匿國王與王妃首先信奉佛教，依次大臣及富豪，乃至一般住民也大都歸依三寶，另有一位被稱呼爲鹿母的女居士也在舍衛城興建了一所鹿母講堂，並供僧團居住，所以舍衛城的大多數住民均信奉佛教歸依佛門。在當時的印度，有以數千人計或更多僧衆的僧團，必須安居三個月的雨季，在這期間的生活均依賴信仰堅定的在家居士們的財力等支持，據這種情形只有在首都舍衛城的地方才辦得到。

依據資料的傳述，佛陀四十五年的雨季安居場所中，最後的二十五年間的雨季安居，大致全是在舍衛城渡過的，因此在舍衛城的佛教信仰情形，其程度最深，其傳播的地域也最廣。

佛教的盛況一直到佛陀的晚年，儘管在給孤獨長者或鹿母女居士等有力護法者相續過世，國王的替換，甚至到新的曾力王入侵主政釋迦國後，佛教的盛況仍然相當興盛，曾力王入侵不久後即去世，嗣後由於天災，以及國內的內亂，首都舍衛城似乎也陷入混亂狀態，民衆信仰佛教的情形一時大爲衰退。

（未完）

（上接第37頁「炳公老師在臺建社弘化史實」）

以密法爲之加持開頂，老師說會見到白光射向窗外，我們的窗是向西的，相信我岳母是往生西方了。在台中來說，往生西方的人當不在少數，但很顯著有瑞相者不多。可見念佛法門也不是很容易修的，真能「老實念佛」的人又有幾個？幸好家岳母那時電視機尚未風行，因此比較能專心持念佛號，等到電視機充斥於市時，一些老年人多被楊麗花四歌仔戲，什麼閩南語和國語連續劇，轉移了他們的方向，又怎能一心念佛，求生西方呢！

我雖與師屬同門，但自執弟子禮後，即敬如師長。我們師生之間，過去接近的時間多，所以經常討論一些如何興革佛教，樹立規模的問題，他的個性很強（個性不強的人是很難有所成就的），只要是別人沒有做過的事，他都願意帶頭做起，如果已有人做過，他就沒有興趣了。所以他的設立各佛教機構，都屬創舉，從蓮社起，圖書館、育幼院，醫院，在台佛教界是創舉。有人以爲「菩提樹」也是他老辦的，與其說是他老手創，不如說是他老扶植，他老鼓勵、他老指導，更爲恰當些！

由覺生而菩提樹，他老人家激於正義，極力給我鼓舞，可以說施以「無畏」，我才敢獨挑大樑，自任發行兼主編的重任，創刊之初，他老爲了避免環境的困擾，不肯出任社長，但是却仍答應寫一篇「創刊辭」。辦佛教雜誌不能算是「創舉」，他老人家自己是不會幹的。

最後，寫下我的輓聯是：

學佛忝及門、惻怛垂慈；作之友、作之師、作之親，飽渥深恩，往事繁懷揮痛淚；

樹刊承肇始，犧牲衛道，悲於心、悲於言、悲於行，仰沾化雨，再來乘願度羣生。

我只會寫些塗鴉式的報導文字，最不擅於做詩作聯，這輓聯是經過舜耕大師兄、慶公長者的修正才敢出籠，我不能抹煞老師栽培學人，扶植樹刊之深恩於萬一，僅憑舊刊資料——這些資料，已成爲台灣佛教史料的一部份。寫下此文，藉以報導炳公老師早期建社宏法的經過。

（完）